

·“我与科学基金”征文选登·

帮助科学家的基金

苏都莫日根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北京 100871)

随着国家经济的顺利增长,用于资助科学研究的基金越来越多。但仔细体会,不难发现基金与基金之间其实是有一些细微差别的——科学家们在申请基金时往往表现出一定的偏好,这就说明了基金之间各具特色。我感觉有一类基金是引导科学家做研究,而另一类则是帮助科学家做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当属后者。

我最早接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在1995年。当时刚刚取得博士学位回国,脑子里并没有什么成形的学术思想,有的不过是从学位论文延伸出来的一两个想像出来的小问题。为了能把这些意犹未尽的东西做完,我便申请了自然科学基金。那份生平第一次写的基金申请书至今仍然保留着。现在看来,申请书中不乏夸大其词和想当然式的推理,同时简单又显得粗糙的叙述也着实令人汗颜。然而这份幼稚的申请却幸运地被批准了,我得到了7万元的资助。虽然即便在当时,7万元的资助也不能算多,但对我来说,用“雪中送炭”来形容这笔资助却一点也不夸张。它帮助我延续了感兴趣的课题,也给了我学术探索的鼓励。十几年后的今天,我仍然认为那是我从自然科学基金委得到的最大一笔资助。如果没有那笔资助,也许我早就不再是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了。

当时我得到的是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的青年基金。后来才了解到,设立青年基金的目的就是为35岁以下的年轻学子们开辟一条顺利进入科研领域的“绿色通道”。由于有了这样的经历,如今也兼作了项目评议人的我,在面对一份份年轻人的申请时总是斟酌再三,不敢轻易下笔。我知道,对于一个初涉“研海”的青年学子来说,这笔基金可是一阵离岸的风呀!

用完了7万元的经费,我发现最初设想的问题并没有解决,相反倒派生出了许多新的问题。于是

就有了第二次、第三次的申请,以至于后面的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 and 重点基金项目。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基金申请人,虽然没有做出多么重要的成就,甚至现在连最初提出的问题也还没有很好地解决,但在关键的时刻却屡屡得到基金的鼓励和资助。有朋友开玩笑说我专“吃”基金委,仔细想想也的确如是。虽然只靠“吃基金委”活着并不是我的本意,但无奈的是本人愚钝,不善于抓住时兴而响亮的课题。除了自然科学基金委以外,其他基金好像不会对发现于100年前、久攻不下而眼前又没有什么应用价值的基础性课题感兴趣。另一个重要原因也得怪我的惰性。对于我来说,实验室和办公室是轻松愉快的地方,出门见人则是件怵头的事情。近几年,在朋友们的鼓励下,我开始在专业学会上抛头露面,但为了得到经费而专门去找官员或专家“交流”却不是强项,甚至想想都觉得发怵。国内有个形象的说法叫做“跑经费”,说明有些经费是需要“跑跑”才有希望的。没有“常跑”天赋的人,也许就只好坐吃基金委了。在基金委申请基金,以我的经验第一不必开会“造势”,第二不用“跑跳”运动,真正的省时省力。

虽说我是个幸运的基金申请人,却不是百发百中,常胜将军。记得至少有两次,我收到了不资助的通知书。做好了实验的准备,甚至初步的结果都已得到时,盼来的却是不资助的通知书。只靠一个面上基金做科研的人一定了解这种情况下的失望心情。但失望过后我是有收获的。因为基金委总是会把评审专家的意见同时转告申请人(最近做到了几个专家的评议一字不漏)。第一次收到不资助通知书后我发现是自己的申请书写得不好,评审专家显然没有完全领会我想表达的课题思想。于是我开始注意申请书的逻辑和叙述,争取让课题外的专家能容易地看懂并认识其价值。第二次则是因为课题的

(下转 64 页)

本文于2005年11月9日收到。

机遇,开拓进取,努力使科学基金成为国家创新体系先进制度的实践者,国家战略利益的投资者,知识创新的组织者,创新人才的培育者,技术创新和知识转移的促进者,创新政策和决策咨询的参与者,创新环境和创新文化的建设者。”科学基金必将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复兴做出新的贡献。

作为这个家中年轻的一员,我由衷地感到欣慰与自豪,牢记其光荣历史、发扬其优秀传统、传承其人文精神,更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仅以此小文,献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庆祝她成立20周年。

谨祝科学基金事业更加兴旺发达。

(上接61页)

设计有缺陷。几乎和决定不资助的通知书一起,我收到了一封来自上海的长信。发信人是一位素不相识的参加会议评审的老专家。他告诉我,是他在会评讨论中主张暂不资助的。这位专家在信中肯定了课题的意义,详细地说明他对不合理设计的看法,提出了改进的方案,甚至给我介绍了有关的文献。申请被否定了,心却是暖和的。我至今对那位未曾谋面的专家充满了感激和敬意。也许不是所有的申请都能得到如此热心恳切的点评和帮助,但它确实发生在我的基金申请故事中。我想这也是自己愿意“吃”基金委的缘故之一吧。

目前,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外,国内资助科学研究的基金不在少数。一些规模庞大、额度惊人的基金确实让人眼热心跳。但当听到台上答辩的申请人大幅地列举国外的同类项目,言之凿凿地表明自己的研究计划确属国际前沿课题,符合有关基金的项目指南时;当遇到国内外的一些科学家慨叹如今的研究是不得已跟着基金“跑”时,我都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额度不算大,却鼓励创新性的基础性研究;声势不求高,而注重人才的发

现和培养。如青年基金、地区基金、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创新团队基金等都具有以人为本和人才培养的性质及意义。当然,社会的发展需要不同类型的科学研究,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前沿性课题都自有其自身的价值。但一个历史规律有目共睹,那就是标志着科学进步的诺贝尔奖项从来都不是规划性大课题的产物,而绝大多数国际前沿领域同样是经过了几年甚至几十年的默默积累后才开始闪光的。这条规律恰好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性质和效用一脉相承。据此我甚至可以推断,假如有一天,我们本土的科学家能够凭借领先世界的学术成果站在诺贝尔奖的颁奖台上,这位科学家一定会在致词中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2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表达我对自然科学基金的感谢。我非常羡慕那些从不同渠道获得各类大额资助的同事们,却同时也为自己能立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而感到自豪和骄傲。为了自己的学术信念,也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闪光和辉煌,我愿不懈努力。